

魯凱的山頂山腰山腳

撰文 | 崔紘璋 吳郁慧 蕭力夫



▲努力傳石板的大家。

在這雲霧繚繞的山中，一群來自台灣各地的學生和遠自澳門來的朋友，獲得了故事報導營的參加資格，來到了台東。在這邊認識彼此，我們變成比家人還家人的家人……。

在台東的達魯瑪克部落，是魯凱族最大的聚落地，也是本次報導營四組拜訪的地方之一。這次拜訪的主要地點「卡帕里瓦Kapaliwa」，是日據時代東魯凱族人的居住地，我們主要任務是協助修復被颱風吹移位的石板屋屋頂，石板屋是魯凱族人當時居住的房屋形式，從山腳下的「桑樹溪」周圍取得各種大小的石板，再由人力搬運至山腰上。四公里的山路、兩個小時的路程是每一塊石板成為石板屋的必經之路。

在石板屋群矗立的山分為三個部份，山頂、山腰和山腳，分別象徵天堂、人間和地獄，石板屋就位在山腰一人間的地方。ka是「真」的意思，paliw是「家園、部落」的意思。千百年悠久的達魯瑪克部落信仰山頂（babwlen）是神靈居住之地，山腰（drekey，魯凱）是人間仙境，而山腳下（labwlabw）則是炎熱的洪水瘟疫之地，不適人居。山腳的「桑樹溪」，魯凱語名為「碰撞」的河流，它象徵著這座山和外界，也就



▲讓我們成為一家人的第一鍋麵。



▲傳統食物。

是地獄的界線。對我們來說，則象徵我們這些外來文化和當地文化的碰撞與衝擊，所以我們特別在進去部落前約定，讓自己成為一張白紙，不帶任何角度的看待與學習魯凱文化，同時盡力傳承與發揚。

我們坐車到山腳的桑樹溪，每個人在地上撿一塊小石板放進自己的口袋再徒步上山，體驗的是當年魯凱祖先從這條溪搬大大小小的石板徒步往上運送，感受他們的辛勞。在兩個小時的山路途中，我們向當地魯凱青年們學習傳統魯凱情歌，從完全不熟歌詞到慢慢的放聲清唱，一步兩步的向上爬。漸漸的，我們擺脫了世俗的喧鬧，放下了自身的包袱，在這山頭大聲歌唱，也成了魯凱的一員。

在山上，我們將已聚集的石板用接力的方式，排成一條路線，把一塊塊石板運送到石板屋前，再一塊接著一塊送上屋頂，搬開部分風吹散亂的石板，按照古老智慧的方法一塊壓一塊，一層疊一層的方式重新排列，同時替換不符合或不牢固的石板。屋頂上的每一塊石板都有著大家不同的感情，這樣互相堆疊著，感情就像同在一起一樣，相互幫助，任何一塊都是屋頂上不可缺一的。經過兩天半的努力，石板屋還原成以前的樣子，冬天的暖陽下大家一樣能揮汗如雨，勤奮工作；下雨天沒有澆熄大家的熱情，穿著雨衣繼續上工。

山上我們吃的，都是傳統原住民食物和山野間可以食用的菜，雖然現代的食物很普及，在那邊的補給也不困難。但是部落的力元大哥堅持給我們最傳統的食物，阿拜（由月桃葉及假酸漿葉包裹的小米粽），三層的山豬肉等。我們吃的不只是美食，也是他們的心意。

「吃完這鍋麵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立元大哥說的這句話，就算過了許久，依然縈繞在我們的心頭。在那邊我們吃的第一餐是大鍋麵，我想，那鍋麵，雖然平凡，但會成為我們這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鍋麵，它的每一條，所牽起的都是我們各自不同的情感、回憶，然後在嘴巴裡細細咀嚼、在肚子裡慢慢消化，成為心裡的一部份。

踏進台東這塊土地，踏進達魯瑪克這個部落，在這同時，他們用熱情，打破了我們從小生活在都市的冷漠，把我們重新連結，讓我們認識彼此，成為一家人。而被我們修護的這間石板屋，不只是一間屋子，更像是我們的「家」。

居住在臺灣不同縣市的我們，都一樣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心連著心，在發生天然災害時，會各自想到大家是否平安，這樣的一個想法讓我們的心更靠近彼此。

開「薑」闢土：原住民傳統領域和原住民議題關心

撰文 | 陳怡安 蕭力夫 盧冠霖 羅學勤



▲在Kapaliwa主要的工作內容：重蓋石板屋屋頂。

微風輕拂，一路上伴隨著部落青年大頭和Ciamare渾厚而細膩的嗓音，又唱又笑，讓這爬山的過程變得輕鬆許多。如果有什麼不那麼讓人開心的，就是途中經過的幾片檳榔林、和幾車由漢人載運下山的檳榔。

為了瞭解先人的辛苦，我們依著徐力元大哥的指示，每人在河谷挑選一片小石板，「背著石板」、邊學邊唱著古調，走上位在半山腰的舊部落Kapaliwa。

走在路上，一片光禿禿的棕色土壤出現在約傾35度的山路旁，就像遭逢過天災一般，原先的樹木，全橫躺在這塊一望無際的禿地下緣。Ciamare抬著頭向著山坡，歌聲隨即乍然停止，眼神充滿著失望消極，先是嘆了一聲，說：「給你們猜猜為什麼會這樣？」來自澳門的同學猜是颱風引起的土石流，Ciamare說：「不是，這是生薑田，生薑是這五年來高經濟價值的山坡地作物。為了飽滿根莖，生薑會毫無節制地吸取土地養分，導致種完的土地幾乎是報廢的，連雜草都長不太起來，必須等5年後才能重新開發。也因此許多農友都說種生薑有毒。」



▲外貌神似霍建華的部落青年Ciamare，
為我們進行講解，讓我們瞭解到許多事情，長出知識。

其實最可怕的並不是因為有毒，而是那挖土機在山坡上恣意開發，少了植被的保護，下了雨很容易土石鬆動，而山下正是現在部落的位置。隨著Ciamare的目光移向另一座山頭，同樣又是光禿禿的一片，沒有終點似地蔓延了一個又一個的山頭。使山林原來茂密綠溜溜的秀髮，變為名副其實的癩痢頭。剛剛那些被我們所詬病的淺根檳榔樹和生薑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Ciamare繼續說道：「和剛剛的檳榔田一樣，這一塊都是原住民保留地，也是部落宣告的傳統領域範圍，但是，因為生薑的經濟價值高，所以就有許多人在自己的原住民保留地上或是轉租給漢人開墾整地，種植生薑。但也因為原住民保留地是屬於個人的土地，所以該地主要如何開墾利用也無須經由部落同意，部落也難以規範。」說完之後，我們又繼續上山的路程，唱著古調，朝著Kapaliwa邁進，但這個小插曲一直深藏在我們的心裡。

回到原來的生活，我們查詢了有關山坡地耕作的資訊，原來，在山坡地耕種並不一定是不好的，而是看你如何去耕作。有些人用傳統的方式，以鋤頭整田，並搭起石牆來種植小米或紅藜。這樣的耕種方式反而對土地有善。但是，我們在前往Kapaliwa的路上所看見的卻是以挖土機整土的坡地。這種整治方式及種植生薑，對土地所造成的影響很不好。而看到臉書中不時出現的原住民傳統領域議題，讓我們不禁聯想到，那時我們所看見的生薑田與原住民保留地的事，與原住民傳統領域之間的關連。

現今的台灣東部及中間山區幾乎都是屬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範圍，而傳統領域問題卻



▲前往Kapaliwa的路上所見到的未來薑田，可以看出已經整好地，坡很平且無大石頭了。

把私有地摒除在外，讓許多財團有機會可以把地買下，進行大規模開發而不需經由部落同意，造成大批的原民團體和學者的不滿，蔡總統口中所說的「轉型正義」並沒有被落實，而是變相的利用條文，一再的圖利財團，傷害原住民族的感情。

基於好奇心，我們其中一位同學趁著下課時的空檔來到凱道，想更了解原住民和這個法案，在聊天的過程中，心裡萌生出一個個不同的問題，於是向一位漢人姐姐脫口而出詢問：「我一直不了解，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到底和台灣這塊土地上其他民族有什麼關係？」姐姐就請了歌手巴奈回答，巴奈問說：「你腳下踩的是什麼？」同學不疑有他的說是土地，巴奈就直言不諱地說：「你們都知道自己腳下踩的是土地，卻不曾為這片土地盡心盡力，一味固執的開發，人不會飛，所以請你們不要這麼貪婪，這是我們的土地，如果連我們自己都無法守護好這片土地，那麼你們要我們的孩子怎麼辦，我們還要留給我們的孩子。」

聽到這些話，我們都覺得羞愧，我們和她的立場從這些話聽來完全不同，巴奈是保護環境、保護家人的部落勇士，她說的這些話句句刺進我們的心中，那些時代的原漢糾紛一一從眼中閃過，好像不斷的打醒漢人祖先對原住民的所作所為，那時真的很抱歉，抱歉自己的無能為力，抱歉問了這樣愚蠢的問題，抱歉沒有設身處地的從他們的角度想，只能期許自己下一次能夠再多思考這個問題的本質，不要馬上脫口而出，傷害了族群之間的感情。

許多事情，我們以為與我們不相關，而選擇默視，但其實卻是如此重要，甚至與我們有著甚大的關連。這次參加營隊後，我們知道在原住民的土地上竟然有著像是原住民保留地的使用和傳統領域劃設那麼嚴重的事情正在發生。也希望在未來，能夠有更多人學會去傾聽，去了解，去學習原住民的文化傳統。